

五万年之叹

□ 鲁钟思



方米,是目前东北亚已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这些,已经够惊掉下巴了吧?不,还远远不止——

2021年,随着“考古中国”项目的启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辽宁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对该遗址开展了连续4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丰富的文化层堆积、数以万计的石制品,甚至疑似旧石器时代的“人工石圈”遗迹,为东北亚古人类演化和迁徙扩散研究再添新证!



2025年2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G331国道旁,在蔚蓝天幕掩映下,群山脚下似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光晕。跟随着吉线G331采风团来到和龙大洞遗址后,原野的朔风吹乱我的思绪,脑海里不断盘桓着开辟鸿蒙、金石迸裂,来自五万年前的那一声声喟叹!

此刻,新闻里正铺天盖地地介绍它,说它“首次构建起和龙大洞遗址五万年以来的文化序列,清晰展现长白山地区石器工业的演化历程”“是近年来东北亚旧石器考古世界级的重要发现”。

浩浩荡荡五万年!掩埋了五万年的文化序列!

比古老的历史更悠久,简直像跌进了一个史前人类生活的秘境,顿时感到天高云淡,万马奔腾!

只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站在古人类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他们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五万年前那些相似的自然景观,等不及已在簌簌风声中展开想象——

或许,在五万年前的长白山区、汨汨流淌的图们江畔,一名年轻的男性智人正借着月光,手握石片,兴奋地切割出一块新鲜的野牛肉——这是他辛苦一天的奖励!月光如水映照下,一名女性智人拿着一枚更锋利的尖状器物,精心地缝制兽皮衣物,而那个甜蜜入睡的婴孩,也被月光轻柔地包裹着……

且慢。如果我们再细细端详他们的脸,会发现这些生活在长白山区的古人类,在体貌特征上已几乎和我们别无二致了。当这些迷人的老祖宗们勇敢无畏地在长白山区“沐甚雨,栉疾风”之时,那些包括石叶、细石叶、细石叶核以及大量的细石器,如雕刻器、尖状器、两面器等制作工艺已经展露,让他们的双手愈加灵巧,制造出的石器形状对称均匀,刃

部锋利适用。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古代传说,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人工取火的反映。他们聚集在五万年前的玄武岩台地上,可能是最早的东亚古北方人群,也许,篝火曾为这些进行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古人类带来过温暖与美味,抵御严寒侵袭与野兽环伺。

五万年前的他们虽然勇猛刚烈,却无奈处于人类的蒙昧阶段。瞬息万变的自然灾害、瘟疫等,是他们每天需要面对的生存挑战。五万年前那轮温柔如水的月光,或许只是生命长河中倏然而逝的片段,真正在寒夜里回荡的,是古人类遥望月光,发出的一声声生存喟叹!

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曾说:“历史是什么?我们今天已在播下明天的种子。”人理应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但只有在祖先世代耕耘的土壤,或曰文化基盘上才能实现。历史映照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因而也就昭示出如何走向我们盼望的未来。”

跨越五万年时空,我仿佛看到了古人类在严寒酷暑的交替中,在恶劣环境的围困下,依旧心怀热望,向自然探寻默契共生的法则,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那五万年前的月光,照亮了他们生存的路吗?

图们江畔的风,吹动了我的额前的发丝。



2021年,一件距今两万多年左右的巨型黑曜岩石叶石核在和龙市被发现。

对比其他的石叶石核,这件黑曜岩石叶石核通体呈锥形,有14道人工剥离的片疤,硕大精美,闪烁着冷冽寒光,似有月影浮动。如果说,五万年前的古人类,寻觅到了长白山火山喷发下的秘密,并在和龙境内不断地磨砾试炼后,那么两万年前,随着压制剥片技术开始形成,古人类砍、砸、削、刮功能手工艺已更加精巧,甚至已经开始炫技了。

从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黑曜岩石叶石核可知,在漫长的人类生存史中,长白山蕴含的黑曜岩矿脉条带,早已成为大洞遗址附近先民们石器

制作的优质原料。

黑曜石是长白山这座休眠火山在某次喷发时献给自然和人类的瑰宝。黑曜石,也叫火山玻璃,由地表喷发的熔岩遇水遇冷迅速冷却而成。黑曜石至刚至脆,材质坚硬,光滑而精美,其硬度、耐磨性、锋刃力均高一等,断裂后,其光泽犹如锋利的冰柱,散发着凛然而锐利的光。曾有现代学者做过实验,用黑曜石质地的石刀切割动物尸体,锋利得居然可以和屠夫用的刀具一样快!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想象,时光深处,当某个不知名的古人类弯腰捡起那块泛着幽蓝光泽的黑曜石时,指腹不经意间在断面处轻轻划过,血珠渗出时,灵魂随即一颤——这个瞬间,人类文明的锋刃悄然出鞘。从此,他们击石为用,开天辟地,相继得到一些边缘坚硬、锋利的石片,然后把它们制成非常有效的狩猎和耕作工具。狩猎归来,这些泛着彩虹的利器,轻易便能割开野兽毛皮,其幽幽炫彩,亦如天上星辰,擦亮了他们试图与天地云霓沟通的艺术触角。在日本、红海、埃塞俄比亚、撒丁岛和安第斯山脉地区都发现过古代和史前黑曜石艺术品,通常是刀具。

和龙市发现的这件巨型黑曜石石器,有古人类“炫技”的成分。它是如此精细、完整、光洁,彩虹流转的刃口,似乎还凝固着人类铸就艺术的永恒瞬间,让人不经意间,仿佛就能察觉到两万年前的大洞遗址附近,那些原始的匠人们抚摸着这件“艺术品”时嘴角扬起的一抹抹微笑。研究表明,大洞遗址的黑曜岩原料,绝大部分来自长白山,也有一小部分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关。如此看来,一部东北亚史前人群的流动与文化互动正款款拉开帷幕……

从肃慎人制作精美的柸矢石弩箭镞——“肃慎人的徽记”,到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牛目嵌黑曜石”,黑曜石在长白山下的文化脉络中持续不断地传承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空总是太遥远、太缥缈,而大地则不同,那是足下或坚实厚重,或松软绵密,无私孕育包容着万物荣枯的所在。从文明诞生开始,人类那些无不凝结着当时最高文化成果的遗迹,似乎一直与时间吞噬、战乱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斗争不止,除非躲在地下——躲在被时间忽视,也不被人注意的秘处。大地啊大地,不动声色地积蓄新生的力量,也在默守着消亡的岁月。

今天的和龙大洞遗址所在区域的岩石基底主要包括广坪玄武岩和军舰山玄武岩,土壤发育较好,能够形成较厚的土状堆积,平均深度在1.5—2米之间,最深处可达4米,这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十分罕见,记录了大洞遗址五万年时光的“自然档案”。

二月末,冻土未醒之时,大洞遗址的考古现场仍高悬着“保护文化遗产 赓续历史文脉”的标语。远山沉静,大地轻抚。大地层层叠叠的历史,就是一部深沉参差的人类历史百科全书。一代代的生命枯萎之后,曾镌刻他们生命温度的石器却在酷寒的自然环境中,随着时光的流溢,守着苍茫大地。

此前查看资料,发现地下掩藏着三个主要的文化层位:从第一期的简单石核、石片工具,以及野牛、野马、犀牛等动物化石;到石器技术迎来飞跃,石叶、细石叶技术出现,工具类型更加多样,包括雕刻器、端刮器甚至局部磨光的石器;再到剥片技术和石器加工技术更趋多样化,细石叶技术趋于成熟,两面器数量明显增多,研磨类工具和赤铁矿刻画艺术品现身,

标志着古人类适应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

风萧萧,冰瑟瑟,大地静默无言,此刻,我享受着大洞遗址前的春日阳光——这是五万年前的阳光,也是现在的阳光。东北亚史前人类文明曙光的一个小洞,在我的眼前,逐渐从漫漶走向清晰——

大洞遗址那些石叶石核、动物骨骼化石,它们不是被时光掩藏五万年冰冷冷的石器文物,而是曾经被一个个真实血肉的壮阔生命,用带有温度的掌心轻轻抚摸、紧紧把握住的工具。在似曾相识的人世间,古人类和我们一样,见识过同样的月色日光,感受到相似的喜怒哀乐,只是我们分别站在五万年时光的两端遥相互望,是重逢亦是初见……五万年前的他们繁衍生息、创新图存,一代一代将完整的文化序列从这里慢慢辐射至整个东北亚。似乎只待春风如沐,只待有人懂得,那些封存久远的眼泪与叹息便能化作一声奔泻而出。

埋藏在地下的故事依然沉默,但今天的考古学家却通过研究发现并肯定了他们的意义,长卷未央,余韵悠长,这座“长白山下的远古家园”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吉林和龙大洞遗址等相关考古成果是否也在提醒着我们:人类那些辉煌的文明都始于某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地下遗址,当我们试图探寻它们的前世,其实也是在丈量自己基因里永不褪色的今生!

图片说明:

- ①考古发掘场景
- ②测试样品采集
- ③第二期文化石制品(早期细石叶技术产品)

雨境烟边

□ 刘秀玲

道。桌子上有延边朝鲜族辣酱、酸菜肉、山野菜肉、芹菜土豆丝肉——任意一种卤香浸入筷条,都是舌尖上的美味。

确实,集安是个好地方。我看到路旁的参圃、林间的蜂巢,大山深处散落着几户民居。我饶有兴致地打探:“这满山的家禽如何经管?具体是多少只?”女主人微笑着回答,因为散养,从不清点,所以她也清楚具体的数量。提起家禽,这家年幼的男孩开心地跳起来,跑到屋外随便就在草

间找回两枚鸡蛋。他手握鸡蛋,掂着小脚要开门,“啪!”鸡蛋落地摔碎,放下鸡蛋,小手拉开门,他低头稍作迟疑后走进房间,举起左手剩下的那枚鸡蛋,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

须臾之间美好荡漾开来。这美好,如同集安的早市,白山的烟雨,那些山水举手投足间的灵动,恰似鸭绿江舒展的腰肢,在边境线上铺展出一幅水墨渲染流动的画卷。

澈,几只苍鹭抖动羽毛冲向蓝天,山羊奔向平原觅食,遥远的村落映入眼帘。

终于走出来,接近江水,沿着鸭绿江大路驱车赶往集安。

下过一场雨后,长白山的森林显得格外巍峨壮丽,每仰望一次,都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万木葱茏,层层叠叠,把天空遮蔽成一线天;宽阔的河水看不到源头,清浅的水流在参天古树下缓缓奔涌。“哗哗”的流水声注入心房,禁不住驻足挽起裤脚,坐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沐浴着阳光与林间柔和的风。静谧中唯有波光粼粼,那流水声清脆悦耳。我也进入河水,如石头般立在水中。忽然,一群小鱼游过来,顽皮地钻入脚底,于是我也加入了水的笑声。

直到黄昏才离开那条河流。当日住在集安靠近早市的一家酒店。虽然酒店的早餐有各种特色佳肴,却无法与早市上的美食相媲美。集安的早市很大,仿佛把山珍以及当地的土特产都搬进来了:人参、鹿茸、野生蘑菇、蓝莓、冰葡萄酒,朝鲜族特色打糕、米肠、泡菜……

尤其夏日的早晨,顶着晨曦,天气微凉,赶集的人热情高涨。择一张干净简易的方桌坐下,卤香味从热气腾腾的大锅飘过来。金色的玉米变身玉米面条,粗粝中带着筋

坡倾斜,积水淹没小路。或许春夏的森林过于美好,面对困境,竟然忘记紧张或恐慌。

细雨中的森林空气湿润甘甜。不知名的野鸟低低地吟唱,大团大团的雾气从山后、从树的缝隙之间涌来。湿漉漉的空气笼罩在翠绿的林间,身在其中,觉得万物的美好仿佛都与我有关系。

当然,这是我的家乡,走不完的连绵山脉。

每到夏季,我都有沿着鸭绿江方向走一趟的习惯。这条路堪称G331国道最美的风景之一。鸭绿江一江隔两岸:一侧是中国的领土,另一侧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站在山岚裹挟的峭壁崖下,中国延边路段如绿色的绸缎绵软地伸向远方。隔水眺望江对岸,可见朝鲜的孩子们在浅滩上嬉戏,女人蹲在岸边洗衣服。

乌云消失了,太阳在湿漉漉的林间露出笑脸,天空开始晴朗。稻田里的水更加清



我们迷路了。在烟雨蒙蒙的山间小路,四野空旷寂静,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在耳际萦绕。

这是一次独特的旅行——从白山市出发,开车途望天鹅峡谷,观景后突发奇想,总想走一走未曾走过的路。那时天空还很晴朗,走着走着飘来一朵乌云,便下起小雨。恰巧彼时正在迷途中。

山路崎岖狭窄,忽有水流湍急,或遇陡

